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藝文類

112

永祥著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 佛教文學對中國小說的影響





佛教文學對中國小說的影響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

112

永祥 著

星雲大師總監修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印行



佛教文學對中國小說的影響／永祥著．--二版．--  
臺北市：佛光，1998 [民87]  
面；公分．--(佛光經典叢書；1212)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112)  
ISBN 978-957-543-734-3(精裝)．--  
ISBN 978-957-543-735-0(平裝)

1. 中國小說 - 歷史與批評 2. 佛教文學  
820.97 86012920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  
精選白話版  
· 佛教文學對中國小說的影響

總監修  
 總編輯  
 作者  
 發行人

星雲大師  
慈惠法師  
依空法師(台灣)；王志遠 賴永海(大陸)  
永祥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心定和尚 慈莊法師 慈惠法師  
慈容法師 慈嘉法師 依嚴法師  
依恒法師 依淳法師 依淨法師  
佛光山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  
(07)六六一九二一一二六八

地址  
 電話  
 網址  
 劃撥戶名  
 劃撥處

PT.D://www.fgs.com.tw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佛光山文化發行部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07)六五六四〇三八五九  
佛光山文教廣場  
高雄市大樹區佛光山寺 (07)六五六一九二二一六一〇二  
滴水書坊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四四六號 (02)二九三三二七四八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三段一一七號 (02)二九八四九五三  
宜蘭市中山路三段二五七號 (03)三三〇三三一〇〇九  
高雄市前金區賢中街二七號 (07)二七二八六四九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一八號 (07)五五六三三九三二一〇六  
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舒建中、毛英富律師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省業字第八六一號  
一九九〇年三月  
二〇〇二年一月再版三刷  
二〇〇元

印刷者  
 法律顧問  
 登記證  
 初版  
 定價

星雲大師  
慈惠法師  
依空法師(台灣)；王志遠 賴永海(大陸)  
永祥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心定和尚 慈莊法師 慈惠法師  
慈容法師 慈嘉法師 依嚴法師  
依恒法師 依淳法師 依淨法師  
佛光山  
高雄市大樹區興田路一五三號 佛光山寺  
(07)六六一九二一一二六八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有著作權，請勿翻印，歡迎流傳

# 總序

日生

自讀首楞嚴，從此不嗜人間糟糠味；  
認識華嚴經，方知己是佛法富貴人。

誠然，佛教三藏十二部經有如暗夜之燈炬、苦海之寶筏，為人生帶來光明與幸福，古德這首詩偈可說一語道盡行者閱藏慕道、頂戴感恩的心情！可惜佛教經典因為卷帙浩瀚，古文艱澀，常使忙碌的現代人有義理遠隔、望而生畏之憾，因此多少年來，我一直想編纂一套白話佛典，以使法雨均霑，普利十方。

一九九一年，這個心願總算有了眉目，是年，佛光山在中國大陸廣州市召開「白話佛經編纂會議」，將該套叢書訂名為《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後來幾經集思廣益，大家決定其所呈現的風格應該具備下列四項要點：

一、啓發思想：全套《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共計百餘冊，依大乘、小乘、禪、淨、密等性質編號排序，所選經典均具三點特色：

1 歷史意義的深遠性

2 中國文化的影響性

3 人間佛教的理念性

二、通順易懂：每冊書均設有譯文、原典、注釋等單元，其中文句舖排力求流暢通順，遣詞用字力求深入淺出，期使讀者能一目了然，契入妙諦。

三、文簡義賅：以專章解析每部經的全貌，並且搜羅重要章句，介紹該經的精神所在，俾使讀者對每部經義都能透徹瞭解，並且免於以偏概全之謬誤。

四、雅俗共賞：《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是白話佛典，但亦兼具通俗文藝與學術價值，以達到雅俗共賞、三根普被的效果，所以每冊書均以題解、源流、解說等章節，闡述經文的時代背景、影響價值及在佛教歷史和思想演變上的地位角色。

茲值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諸方賢聖齊來慶祝，歷經五載、集二百餘人心血結晶的百餘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也於此時隆重推出，可謂意義非凡，論其成就，

則有四點成就可與大家共同分享：

一、**佛教史上的開創之舉**：民國以來的白話佛經翻譯雖然很多，但都是法師或居士個人的開示講稿或零星的研究心得，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計劃，讀者也不易窺探佛法的堂奧。有鑑於此，《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突破窠臼，將古來經律論中之重要著作，作有系統的整理，為佛典翻譯史寫下新頁！

二、**傑出學者的集體創作**：《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叢書結合中國大陸北京、南京各地名校的百位教授學者通力撰稿，其中博士學位者佔百分之八十，其他均擁有碩士學位，在當今出版界各種讀物中難得一見。

三、**兩岸佛學的交流互動**：《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撰述大部份由大陸飽學能文之教授負責，並搜錄臺灣教界大德和居士們的論著，藉此銜接兩岸佛學，使有互動的因緣。編審部份則由臺灣和大陸學有專精之學者從事，不僅對中國大陸研究佛學風氣具有帶動啓發之作用，對於臺海兩岸佛學交流更是助益良多。

四、**白話佛典的精華集粹**：《中國佛教經典寶藏》將佛典裏具有思想性、啓發性、教育性、人間性的章節作重點式的集粹整理，有別於坊間一般「照本翻譯」的白話佛

典，使讀者能充份享受「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的法喜。

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付梓在即，吾欣然爲之作序，並藉此感謝慈惠、依空等人百忙之中，指導編修；吉廣輿等人奔走兩岸，穿針引線；以及王志遠、賴永海等大陸教授的辛勤撰述；劉國香、陳慧劍等臺灣學者的周詳審核；滿濟、永應等「寶藏小組」人員的匯編印行。由於他們的同心協力，使得這項偉大的事業得以不負衆望，功竟圓成！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雖說是大家精心擊劃、全力以赴的鉅作，但經義深邃，實難盡備；法海浩瀚，亦恐有遺珠之憾；加以時代之動亂，文化之激盪，學者教授於契合佛心，或有差距之處。凡此失漏必然甚多，星雲謹以愚誠，祈求諸方大德不吝指正，是所至禱。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於佛光山

# 編序



## 敲門處處有人應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是佛光山繼《佛光大藏經》之後，推展人間佛教的百冊叢書，以將傳統《大藏經》菁華化、白話化、現代化為宗旨，力求佛經寶藏再現今世，以通俗親切的面貌，溫渥現代人的心靈。

佛光山開山三十年以來，家師星雲上人致力推展人間佛教不遺餘力，各種文化、教育事業蓬勃創辦，全世界弘法度化之道場應機興建，蔚為中國現代佛教之新氣象。這一套白話菁華大藏經，亦是大師弘教傳法的深心悲願之一。從開始構想、擘劃到廣州會議落實，無不出自大師高瞻遠矚之眼光；從逐年組稿到編輯出版，幸賴大師無限關注支持，乃有這一套現代白話之大藏經問世。



這是一套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反映傳統佛敎文化的叢書，取其菁華，捨其艱澀，希望既能將《大藏經》深睿的奧義妙法再現今世，也能為現代人提供學佛求法的方便舟筏。我們祈望《中國佛敎經典寶藏》具有四種功用：

一、是傳統佛典的菁華書——中國佛敎典籍汗牛充棟，一套《大藏經》就有九千餘卷，窮年皓首都研讀不完，無從賑濟現代人的枯槁心靈。《寶藏》希望是一滴濃縮的法水，既不失《大藏經》的法味，又能有稍浸即潤的方便，所以選擇了取精用弘的摘引方式，以捨棄龐雜的枝節。由於執筆學者各有不同的取捨角度，其間難免有所缺失，謹請十方仁者鑒諒。

二、是深入淺出的工具書——現代人離古愈遠，愈缺乏解讀古籍的能力，往往視《大藏經》為艱澀難懂之天書，明知其中有汪洋浩瀚之生命智慧，亦只能望洋興歎，欲渡無舟。《寶藏》希望是一艘現代化的舟筏，以通俗淺顯的白話文字，提供讀者遨遊佛法義海的工具。應邀執筆的學者雖然多具佛學素養，但大陸對白話寫作之領會角度不同，表達方式與臺灣有相當差距，造成編寫過程中對深厚佛學素養與流暢白話語言不易兼顧的困擾，兩全為難。

三、是學佛入門的指引書——佛教經典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以深入，門門是無限寬廣的證悟途徑，可惜缺乏大眾化的入門導覽，不易尋覓捷徑。《寶藏》希望是一支指引方向的路標，協助十方大眾深入經藏，從先賢的智慧中汲取養分，成就無上的人生福澤。然而大陸佛教於「文化大革命」中斷了數十年，迄今未完全擺脫馬列主義之教條框框，《寶藏》在兩岸解禁前即已開展，時勢與環境尚有諸多禁忌，五年來雖然排除萬難，學者對部份教理之闡發仍有不同之認知角度，不易滌除積習，若有未盡中肯之辭，則是編者無奈之咎，至誠祈望碩學大德不吝垂教。

四、是解深入密的參考書——佛陀遺教不僅是亞洲人民的精神皈依，也是世界眾生的心靈寶藏，可惜經文古奧，缺乏現代化傳播，一旦龐大經藏淪為學術研究之訓詁工具，佛教如何能紮根於民間？如何普濟僧俗兩眾？我們希望《寶藏》是百粒芥子，稍稍顯現一些須彌山的法相，使讀者由淺入深，略窺三昧法要。各書對經藏之解讀詮釋角度或有不足，我們開拓白話經藏的心意卻是虔誠的，若能引領讀者進一步深研三藏教理，則是我們的衷心微願。

在《寶藏》漫長五年的工作過程中，大師發了兩個大願力——一是將文革浩劫斷

滅將盡的中國佛敎命脈喚醒復甦，一是全力扶持大陸殘存的老、中、青三代佛敎學者之生活生機。大師護持中國佛敎法脈與種子的深心悲願，印證在《寶藏》五年艱苦歲月 and 近百位學者身上，是《寶藏》的一個殊勝意義。

謹呈獻這百餘冊《中國佛敎經典寶藏》為 師父上人七十祝壽，亦為佛光山開山三十週年之紀念。至誠感謝三寶加被、龍天護持，成就了這一樁微妙功德，惟願《寶藏》的功德法水長流五大洲，讓先賢的生命智慧處處敲門有人應，普濟世界人民衆生！

# 目錄

自序	一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
第二節 研究範圍	三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五
第一章 東漢以前的中印關係	七
第一節 佛教東傳的年代	七
第二節 東漢以前的對外關係	三
一、支那名稱的由來	三
二、中國絲絹西傳	一六
第三節 東漢以前中印文學思想關係	一〇

一、楚辭中的印度神話	.....	一三
二、莊子書中的印度思想	.....	一六
三、其他	.....	一九
第二章 佛教東傳與中國小說	.....	三七
第一節 佛教弘傳的時代背景	.....	三七
一、儒家思想與佛典演譯	.....	三八
二、儒學之衰微	.....	三九
三、政治紊亂民生凋敝	.....	四一
四、浪漫主義與老莊哲學	.....	四一
五、佛教之興起與弘傳	.....	四二
第二節 小說在文學史上之地位及其內容	.....	四五
一、文學史上小說之地位	.....	四五
二、小說之寫作內容	.....	四九
第三節 佛典漢譯豐富了中國小說之內容	.....	五一

一、中國小說中的佛教思想	五二
(一) 空與無常	五一
(二) 果報輪迴	五六
(三) 鬼神地獄	六四
(四) 龍族聯宗	七四
(五) 其他	八四
二、佛教文學與中國小說之故事內涵	八六
(一) 吐人幻術	八六
(二) 夢幻人生	九一
(三) 狸貓換太子	九二
(四) 鏡影謎團	九五
(五) 噉人王	九六
(六) 鸚鵡救火	九八
(七) 米言	一〇〇

(八) 惡雨狂泉	.....	一〇一
(九) 打蠅紙父	.....	一〇二
(十) 杜子春與烈士池	.....	一〇四
(十一) 工巧亂真	.....	一〇五
(十二) 聊齋畫皮	.....	一〇六
(十三) 點盜多計	.....	一〇七
第四節 佛教文學形式對我小說之影響	.....	一一一
一、富於想像的佛教文學	.....	一一二
二、散韻交錯的新文體	.....	一一二
三、葡萄藤式的敘述手法	.....	一一六
第三章 佛教弘傳的發展轉化	.....	一四三
第一節 早期佛教的弘佈	.....	一四三
第二節 講唱文學的興起	.....	一四六
一、佛經講唱的發軔	.....	一四七

(一) 講經·····	一四七
(二) 轉讀與讚頌·····	一五一
二、唱導制度與佛教通俗化·····	一五五
三、唐代的俗講與轉變·····	一五九
(一) 俗講轉變的起源與場所·····	一五九
(二) 俗講盛況·····	一六四
(三) 社會評價·····	一六七
(四) 俗講衰微及轉化·····	一七〇
第二節 變文說話與中國小說·····	一七一
一、變文的體制·····	一七一
(一) 佛經故事之變文·····	一七一
(二) 史傳故事之變文·····	一七五
(三) 其他·····	一七八
二、說話探源·····	一八一



三、說話話本的產生·····	一八八
四、變文標題與話本·····	一九一
(一)話本·····	一九一
(二)詞文·····	一九三
(三)變文·····	一九三
(四)講經文·····	一九五
五、變文形制對後世小說之影響·····	一九六
(一)押座文與入話·····	一九六
(二)有何言說與有詩爲證·····	一九八
(三)終場七言詩·····	一九九
(四)散韻交錯·····	二〇〇
(五)穿插駢文描人繪物·····	二〇一
(六)散文之發端·····	二〇二
第四章 結論·····	二〇九

附錄

.....

一  
二  
三

參考書目

.....

一  
二  
五

# 自序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記得在大學的時候，浸淫在中國文學經史子集的天地裏，何其自幸身為中國人，擁有如此悠博的文化遺產、先人遺教，直以為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無與倫比的文化精華。畢業以後，一個偶然的機緣，我踏進了佛教圈，朝夕面對這哲學、文學、藝術、宗教合為一體的寶藏，我不僅以中華民國為我實質血脈相連的祖國為幸，同時也以這佛教王國作為我法身慧命精神上的祖國為傲。這雄峙東亞的兩大文明古國，幾千年前就已經緊緊的搭建起文化的橋樑，她們間的關係若何？中國在面對大量外來文化衝擊之際，如何吸收這異國的思想文化而融為己有？這些實在是今日面臨清末以來遭受我國史上第二次外來文化衝擊的我們，當前所應探討之要務。

有關這個問題的研究，只有民國初年梁啟超、胡適等人做過一番探討，在當時也曾激起學術界對此問題之正視。然以範圍廣泛，其作品又多零星發表，一直沒有完整

而有系統的書籍問世，唯有民國四十餘年裴普賢《中印文學關係研究》一書，對此問題做了一概略式的敘述，後遂無繼之者。而綜觀今日國學、佛學兩界，各自面對這兩個浩瀚無垠的大藏海，皓首窮年猶且難窺其堂奧，更無餘暇從事雙方面的整理比較工作，遂以初生之犢，不揣淺陋，妄圖憑自己在國學、佛學淺薄的根基上，對此問題做一番探討比較，藉以拋磚引玉，這是我研究本文的動機之一。

在初入本所之際，我即以中印文學為方向並將此構想請示了前所長星公大師，大師對我的計劃深表讚許，蒙其慈悲開示，指引了我不少方向和途徑。但在經過一年的搜集資料以後，深感範圍繁鉅，實非短短一年所能竟其功者，因此在取得指導教授黃永武先生的同意後，以小說乃人生之反映，生活之現實、理想與願望均透過小說而宣洩無遺，故而將範圍限定在佛教文學與中國小說的關係上，這是所以決定撰述本論文的第二個因素。

而促成我加強研究本文意念的第三個因素，則是一年前（七十四年）三月份，校方在研究所招生之前夕，斷然宣布包括印度文化研究所在內的八個研究所自該年起停止招生，本所成立甫經三年即告中斷，著實令人扼腕。今天，中印之間雖然沒有邦交

，亦乏經濟之往來，但是，過去數千年來雙方在文化學術思想上關係之密，影響之大，是有目共睹不可否認的。更何況印度目前以第三世界之領導者自居，在美俄之間作均勢籌謀周旋逢迎，在地理上又與中國國界毗鄰，中印之間仍然有著休戚相關的利害存在，國際局勢瞬息萬變，而教育與人才之培養非一朝一夕所能成，臨渴掘井為時已晚，希望藉此能喚起對中印問題的再重視。

基於以上幾項因素，筆者乃著手於「佛教文學與中國小說關係」研究，以作為自己對於中印文化方面系列問題研究之開端，在未來的歲月中，能逐一將文學其餘部分，甚至非文學部分完成，一則報家師星公上人之期望於萬一，二則希望藉此喚起現代青年對祖先文化遺產之珍視，站穩立場，慨然接受第二次文化浪濤的衝擊與挑戰，再度重創中華文化史上另一個光輝燦爛的文化高潮。

## 第二節 研究範圍

本文所探討的是佛教文學對中國小說的影響，在研究範疇上自然要兼顧佛教文學與中國小說二方面。而這兩方面內容上均極龐雜，部帙浩繁，因此固定研究方向與範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圍乃首要之務。

對「佛教文學」之界定，佛教本身就是兼具有文學、哲學、藝術、宗教等諸多之性質。因此，若論及「佛教文學」一詞，幾乎整個三藏十二部皆可歸入其範圍之內。唯本文研究之目的是在探究其與中國小說之關係，針對於此，乃專就佛典中在形式內容上較富於小說性質條件之經典為主。大致而言，如阿含、本緣、華嚴、法華、寶積、經集、律部、事彙等諸部，但這並不意味其他帶有小說意趣之經典即捨棄不用，唯可能在份量上所佔篇幅較小而已。又因在討論比較時，涉及東傳經典翻譯與中國小說年代的先後問題，故在舉例時明顯地偏重上述諸部中較早期傳入的小乘經典，如阿含、本緣、經集、律部等，其中又以本緣部中的百緣、百喻等短篇譬喻性文字，可能由於篇幅短小，且極富於教育意味，在中國典籍中多有類似或雷同者，因此此部分在中國故事內容比較時，佔有較多之篇幅，此乃遷就實際問題所致，而非在選材上有意的偏頗。

在中國小說方面，則上起先秦（甚至更早）之神話、寓言、傳說，下迄明清筆記章回，無不包括在內，由於本文並非專書之探討，所以不限制某一時期、作者、專書

或某一類別小說，僅就所論及之各個主題，唯期證明討論之主題，故在選材上多以通俗流通，大眾耳熟能詳者為主。

###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佛教傳到中國，據正史的記載迄今也有近二千年的歷史了。經過如此漫長歲月的陶融，佛教無形中已深入中國民間社會，與中國人民生活融為一體，我們很難絕對的劃分日常生活中那些部分是受佛教的影響，而那些不是，印度的佛教在中國，實際上已經成爲中華文化中的一部分了。以是之故，筆者雖曾參與佛光版大藏經編修委員會工作數年，但在面對「佛教文學對中國小說的影響」這個論題時，猶不敢掉以輕心，復針對於此，以一年多的時間重新翻閱大藏經，將有關資料做成卡片，希冀於其中尋到些許與中國小說相關連的脈絡，並參閱諸家文學史、小說史、佛教史等以及國內外（主要是歐、日）相關論述，綜合各家資料而決定自己研究之方針與步驟：原則上是以時間的先後與佛教之發展爲經緯，將全篇分爲三大部分：

一、經典文學傳入前，這屬於口頭傳播期。



二、佛敎傳入以後，佛敎經典思想內容上的直接影響，這是經典弘傳期。

三、佛敎弘布，在民間與民俗文化相融合，本身轉化所造成的影響，這是屬於發展轉化期。

此三部分雖以時間先後貫串聯結，實也各成範疇，各有主題，獨立發展。在節次的安排上，則個別闡述該章主題，然最後總歸結到本篇之主旨——與中國小說的關係上。以第一章爲例，其主要是在探討佛敎傳入前的中印關係，故而章節上以此爲主題，先論述佛敎東傳年代，以及於此之前中國對外的軍事、外交、交通等往來關係，而後歸結到在此情況之下，中印文學思想之發展關係，落到主題。其他二章之論述方式亦大致如此。

此三主題雖各成單元，但因有時間之貫串與重疊，以及文化發展上關係的錯綜複雜，因此根本上其依舊是環環相扣，血脈相連，不容分割的。

本文撰稿期間，承蒙指導敎授黃師永武明示研究方向，指陳缺失，並予悉心校閱；星公大師不時地提供意見，鼓勵有加；以及在印度民俗和梵文方面，始終不厭其煩、解我疑惑的印度穆克基敎授，謹致以最高之謝意與敬意！

# 第一章 東漢以前的中印關係

## 第一節 佛教東傳的年代

印度文學影響中國文學，一般皆以爲自佛教傳入中國開始，但佛教傳華究竟始於何時，則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其中溯源最早的年代，爲《列子》周穆王篇所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以及同書卷四仲尼篇，孔子所說的「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此二說以《列子》一書曾經後人竄改，真偽存疑，又以孔子所謂「西方聖者」強指釋尊似嫌牽強，故不足採信。

又隋代費長房於其所撰《歷代三寶紀》卷一謂中國各地於周代即建有阿育王佛塔，而該佛塔及佛典均亡於始皇焚書之際<sup>①</sup>，另又記載：

始皇時，有諸沙門釋利防等十八賢者，齋經來化，始皇弗從，遂禁防等。夜有金剛丈六人來破獄出之，始皇驚怖，稽首謝焉。<sup>②</sup>

費長房此說並未註明傳說出處，又論及佛誕、入滅，以及阿育王出世年代等，多與史

實不合③，故亦難以取信。

或謂漢武帝元狩三年（西元前一二〇年）遣霍去病伐匈奴，獲休屠王金人，上置於甘泉宮，燒香禮拜。對此一事件，一般學者咸認為金人並非佛像，而是象徵北極星的北辰座席。④據《魏書》釋老志載：

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

蓋張騫返國，乃是在武帝獲金人前二年事。然對此事之徵信，學者亦頗多微言，如湯用彤謂《史記》大宛傳張博望雖言身毒，但未言及浮屠之教，顯係魏收依通西域事而臆測，再加改竄者。《後漢書》西域傳亦謂：「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二漢方志未見記載並不能代表當時沒有，可能以中國幅員遼闊，人事紛雜，而瞞過記錄者之耳目；或以佛敎初入，不為官方史家所重視，故而未載，未為可知。

然張騫出使大夏，時當武帝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西元前一三九——一二六年）間，然西元前二五九年阿育王即派遣傳敎士於四方弘佈佛法，其派在亞洲者，北至俄

屬土耳其斯坦，南至緬甸，大夏即於其時爲佛教所化。故張騫出使大夏，既見四川、身毒、大夏商業之流通，大夏本身又佛教盛行，不可能對天竺浮屠之教毫無所聞；而由商業的往來，也可能使印度、大夏之宗教，在張騫之前即已傳至中國。

而較爲可信的，則爲《魏略》西戎傳<sup>⑤</sup>所載：

漢哀帝元壽元年<sup>⑥</sup>，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

此意味月氏王使伊存來漢，景盧從其習經。據梁啓超之考據<sup>⑦</sup>：西漢初年，月氏爲匈奴所逼，西徙大夏，逐走於該地殖民之希臘人，復追擊南徙之希臘人，奪復迦濕彌羅<sup>⑧</sup>，而成印度共主。時當西漢景武至東漢桓靈間事。張騫奉使大夏，正逢月氏初佔大夏之時，而伊存授經則爲月氏征服迦濕彌羅之際。

至於後漢明帝求法之說，乃我國二千年來公認之史實，據《魏書》釋老志謂：

後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乃訪群臣。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範，愔仍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

此事亦載於《後漢書》卷七十八西域傳。然考此說，初見於王浮之《老子化胡經》：

「永平七年甲子，星晝現於西方，明帝夢神人，因傅毅之對，知爲胡王子太子成佛之瑞應，即遣張騫等經三十七國至舍衛，值佛已涅槃，乃寫其經，以永平十八年歸。」其後教內外史籍附會甚多，如袁宏《漢紀》<sup>⑨</sup>、《四十二章經》<sup>⑩</sup>、《牟子理惑論》<sup>⑪</sup>、梁僧祐《出三藏記》<sup>⑫</sup>、《梁高僧傳》<sup>⑬</sup>、《法蘭傳》<sup>⑭</sup>以及《漢法本內傳》<sup>⑮</sup>等，附會甚多，亦多歧異。其中矛盾罅漏在所皆是，梁啓超著「漢明求法說辯偽」，旁徵博引，將此說攻擊得體無完膚，以其文字甚長，故不引錄，僅擇其最強有力的反證，略述一二如下：

據《後漢書》西域傳所說：

王莽篡位，貶易王侯，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北征，……遂通西域。……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

則永平七年正是西域受脅匈奴構亂猖獗之時，須待永平十六年交通始通，焉能遣使通三十六國？又張騫出使西域事竟被搬遷至二百年後「漢明求法」事件中，未免固陋可笑；漢法本內傳謂佛道競技，道不敵佛，佛見信於當時，出家者盈千累萬，此說如屬

眞，三百年後東晉王度奏事，爲何說漢魏之制，除西域人外不許出家呢❶？諸如此類，故梁氏認爲「漢明求法」之說根本不可靠，或竟子虛烏有。後來雖經胡適、陳援菴、湯錫予、周叔迦諸位往復討論，對梁氏之說若干論證加以修正，但總未能將明帝求法之說建立起來。故而，在沒有更進一步的證據證明漢明求法說之可靠前，未可遽易梁說，畢竟永平中正逢中國西域交通中絕，遣使求法的可能性實在微乎其微。

然始造此說之道士王浮，探其用意，蓋其曾著《老子化胡經》，謂老子出關西度流沙，指佛爲老子弟子，故強派佛陀乃漢明帝時人，故謂漢使至而佛已涅槃。後人不察乃因緣附會，言之鑿鑿，遂愈演愈盛，「漢明求法」乃成我數千年來佛教初傳之定論。至於王浮爲什麼造僞因而專只託僞明帝？其原因大抵因永平八年明帝賜楚王英詔書一事，此事見於《後漢書》卷七十二楚王英傳：

英少時好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

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紬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

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傳。

這是正史中最早的有關佛教之文獻。中國人信仰佛教載於典籍者，自當以楚王英爲首。尤其詔令中所稱浮屠、伊蒲塞、桑門等佛教名詞，已累盈紙上；且楚王英以皇子之尊<sup>①</sup>而崇信佛教，則當時佛教在社會上當已有相當之根基。（由此則更見漢明求法之僞，蓋永平七年時，帝必待傅毅之對然後才知有所謂之佛教，遣使求法，迄永平十八年方歸，而卻就在永平八年即爲此詔賜楚王英，不但了知「浮屠」之仁慈，且知伊蒲塞、桑門之名，豈非怪事？）因此，我們可以斷言漢明求法當屬虛構，中國知道有佛教，亦當遠在東漢以前。

總之，要確定佛教傳入的年代實不可能。蓋初傳入時，或不爲人知，或不爲人所重，故無記載；而見於記載者又未必即爲最初之年。考諸史料，漢武通西域以前，中土與西域、印度、南海之間，已有著極興盛的商業往來，這些經濟活動無疑也會帶動文化的交流。易言之，在佛教思想、佛教經典正式傳入中土之前，印度文化（包括佛教）可能早已隨著商旅悄然登陸中土，影響了先秦甚或更早的哲學思想或部分文學作品，基於此觀點，下面即針對東漢以前中印之間的交通及民間的交流活動略作探討：

## 第二節 東漢以前的對外關係

### 一、支那名稱的由來

歐洲素來以「支那」稱呼中國。支那一詞，英文作China，法文爲Chine，意文爲Cina……然皆源於拉丁文的Sina，平常用複數，作Sinae，初爲Thin。●西元一五〇年頃，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 (Ptolemaeus) 之《地理書》，有Sinae及Seres之名。西元五三〇年所出的《基督教世界風土記》(Topographia Christiana Universalis) 則稱爲Tzinitza及Tzinista，實與拉丁文同出一源。其他如亞美尼亞、敘利亞、阿拉伯、波斯等無不以之稱中國。

「支那」名詞之由來，據衛匡國 (Martin Martini) 於明永曆九年在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所刊印的《中華新圖》(Novus Atlas Sinensis) 主張：支那一名為「秦」之譯音，由西元前二四九至二〇七年之秦國而起。近人仍多主此說，伯希和亦主張其必爲「秦」之譯音。其據《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謂：



單于（壺衍鞮）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

此事當在西元前八三或八二年，秦亡後一百二十餘年，此時之匈奴人仍稱中國人為秦人。又同書卷九十六西域傳載武帝征和三年（西元前九〇年），李廣利軍降匈奴，武帝頗悔遠征，時有人上言屯田中亞，武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有云：「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若馬。』」此所謂秦人，顯然指漢朝中國人，顏師古亦注曰：「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

《史記》卷一二三大宛列傳：「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然《漢書》卷六十一李廣利傳對此之敘述，則改為漢人，可見其關係。《資治通鑑》胡注曰：「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為秦人，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為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可見中國人自稱漢人，而外國人（如匈奴）則稱中國人為秦人。

考諸秦之發展史，秦興於天水附近，緊臨西戎，西元前七世紀，秦穆公始「東平晉亂，西霸戎翟，廣地千里」；迄西元前四世紀末，惠王以戎族強大，因移秦民實邊以相對抗，移民實邊，勢必擠走當地土著，發生民族遷徙；秦併六國（西元前二二一

年)置三十六郡，其中上郡、北地、隴西、巴蜀諸郡，皆西戎故地；秦漢之際，匈奴坐大，月氏被迫西遷，遂有漢武帝開通西域之舉，《後漢書》西羌傳明載秦漢對邊境之開拓：

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衆狄，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度。至於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⑩

從西元前第七世紀秦之稱霸西戎，廣地千里，開關巴蜀，到西元前第二世紀漢的北伐匈奴，西逐諸羌，六百年間「秦」之威名蓋已遠揚中亞、西域，甚或至於印度等極西之地。

又據托勒密之《地理書》中對中國曾有如是之記載：

世上無人類居住的地方，東至無名地 (Terra Incognita) 和大亞細亞的極東國家，支那與絲國為鄰。

絲國者，以中國自古即以絲產聞於世而名，下文另有詳述。此謂「支那與絲國為鄰」，蓋依伯希和之見，「支那」係源於西元前七世紀之秦國國名，而當時之秦國，似非專指華夏民族，而指華夏化民族。按中國上古紀功，多用銅器，至秦乃有石刻，埃及則在西元前四至三世紀即已流行石刻；波斯、巴比倫亦早於中國。而秦以白馬祭天，似皆受西方之影響，故有「支那與絲國為鄰」之說。由此益證支那為秦之音譯。

《大唐西域記》卷五玄奘答戒日王問大唐國事<sup>⑩</sup>云：「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又曰：「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支那與秦之關係益明。

由是遂知「支那」之名早在西元前數世紀，即隨著秦漢國力所及，蠻族西徙而聲威遠播，「支那」一詞遂成爲西方人對中國之通稱。

## 二、中國絲絹西傳

蠶絲，乃我國古代文明產物之一，其之發明當爲極早之事，相傳黃帝之妃嫫祖始教民育蠶；甲骨文中有絲字及絲旁之字甚多。《尚書》禹貢謂：「兗州厥貢漆絲，厥

篋織文；青州厥篋絜絲；徐州厥篋元織縞；揚州厥篋織貝……」可見古代產絲地之廣。

中國絲早在漢以前必已輸出，且聞名於國外，《史記》貨殖列傳謂：

烏氏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價，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令保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烏氏保販賣絲貨，運銷外國，竟成巨富，位同封君，列朝議事。中國絲絹在當時國際市場之身價，由是可見。無怪後來武帝欲通西南，皆爲昆明夷所阻，不能通<sup>①</sup>，其目的或在壟斷商務。甘英欲出使大秦，安息人爲專擅繒綵之利，亦從中加以阻止。

然中國絲之出口，及於漢際已然大量而充裕的外銷國外各地，《史記》大宛傳記載了張騫出使西域返國，向武帝報告此行所見：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平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

張騫出使當在西元前二世紀，其在大夏所見之蜀布、邛杖乃係由印度轉售而來，印度

能有餘貨外銷，可見其境內供需已十分充裕。根據印度學專家雅各比（Herman Jacobi）考證：西元前四世紀，印度孔雀王朝旃陀羅笈多（Candragupta）在位時，大臣高底里雅（Kautilya）所撰書中不僅有支那之名，且謂該時絲已販運至印度；絲在印度除了做衣服外，還用作帝王的旗幟，臨風招展，颯然有聲。在其他運銷印度的商品如樟腦、鐵、鉛、茶、銀朱、荔枝、豆、馬、花生中，絲是首屈一指的暢銷物。印度古代著名的《摩奴法典》（Manusmṛiti）將中國（Cīna）與希臘人並列。史詩《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中也有對中國絲（Cīnaśūka）的記載；梵文中許多與絲有關的字如Cīnapāṭī（成綑的絲）以及前所提Cīnaśūka（絲衣服）等，皆以Cīna這個字做成組成的部分，可見中國絲對古代印度之影響。

而在移民交流方面，《華陽國志》卷四已有東漢之時雲南境內有印人居住之記載；巴宙在「略論中印文化關係」一文中曾提及：在《摩訶婆羅多》史詩中，記載了中國兵幫助當時互相爭鬥的王公們作戰，他們被看作刹帝利階級，且得參與那神聖的「火祭」，儼然是印度第二等階級之握有者。但不幸的是，據後來的《摩奴法典》說這些人後來與希臘人及其他外國人同被貶為奴隸階級，因為其不持禁戒，不克盡厥職。

由這段記載，又可以證明當時中印間確有來往，且往來人數竟有助人作戰之能力，其繁盛可見。

而在中亞、歐洲方面，對中國除了支那之稱呼外，亦有稱之為賽來斯 (Seres) ，指中國人；賽里古姆 (Sericum) 則指中國，學者認為即「絲國」。蓋此二字之語源 Ser，即「繒兒」之音譯。歐洲對中國既以「絲國」詮釋之，華絲對歐洲必有相當之影響。方豪《中西交通史》一書中，即根據在克里米半島克特齊附近，古希臘人殖民地遺跡中曾有絲發現，以及斯文赫定於光緒二十六年於樓蘭發現絲之殘片，又斯坦因亦在該處發現大量殘絹；法國考古團在波斯，科茲洛夫在北蒙古，貝爾格曼在額濟納河均有發現，從而斷定西元前五世紀時，中國之繒或已越帕米爾，而至印度、波斯，及亞歷山大東征後，乃又經敘利亞人之手，輸入歐洲。至於其輸出之路線，在中國境內，大抵由敦煌出發，經沙漠而至羅布諾爾湖，湖之北岸即古城樓蘭所在，自此而經于闐，更西乃分往印度、波斯乃至歐洲。這條「絲路」實可稱為舊世界最長的交通大動脈，為大陸國家文化交流空前最大聯絡線，中以吐火羅人、大夏人、安息人、米太人、敘利亞人居中，分段並進，共同完成這條漫長的交通線。

由是觀之，古代中國對外交通，早在秦漢，甚或更早，已然由四川經雲南，入緬甸而至印度<sup>②</sup>；或自新疆出葱嶺而南下，蔚然形成極具規模之經濟商業路線，至於南方之海外交通，據《漢書》地理志所載，當時赴西方之海道，以印度為最遠。

綜上所述，可以得到一個結論：中西（中印）之間的交通往來，早在東漢以前即建立了完善的商業路線，在這長達數百年的經濟活動，這些商旅們居中向雙方傳遞消息，無意中也就擔負起文化傳播、文化交流之信使之職，藉著一站一站地接力，中印文化與思想獲得初次的接觸與流通，但這種早期口頭的民間的流通，極易伴隨時間的流逝而泯沒無存，下面就以目前所能接觸到的資料，來探索東漢以前，甚至先秦時期，中印在文化交流時所帶來文學思想上的關連與影響。

### 第三節 東漢以前中印文學思想關係

人類最早期的歷史，免不了有神話傳說夾雜其中，如古印度的《羅摩耶那》（Ramayana）與《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希臘古代的《伊利亞得》（Iliad）及《奧德賽》（Odyssey），巴比倫的《吉爾加美什與洪水》等都是神話，也